

八編類纂

九十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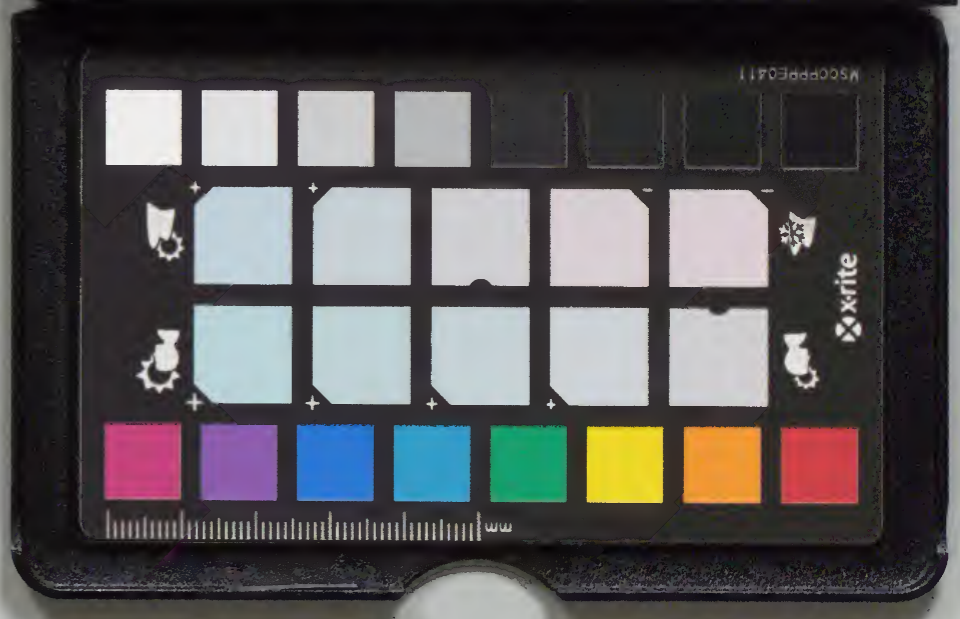
天類

四十二

內閣文庫			
五函	一	三〇六九	漢書類
二架	二〇	九	

內閣文庫			
三六七函	一	三〇六九	漢書類
三架	二〇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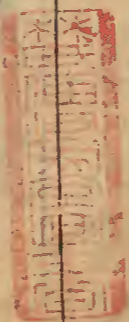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42)	
函號	367	5





天之  
第九十四卷

淺草文庫



歐陽修唐天文志

史伯璿月星辨

朱熹月受日光

劉安日行

洪邁論歲星

熊朋來又論

葉適論天象

蘇伯衡分野論

諸子雜論風雷

沈括咎刻漏議

三儀議

葉子奇律元

考索律法

曆元不同

摠論七政

太初曆元



各至周復不同

歲差

考索斗分不同

平朔定朔

史管源釋春秋

釋大西涼

唐一行日蝕議

通考晝夜刻數

管窺分至長短

考索摠論諸曆

○第九十五卷

天之二

仰觀義例

昊天垂象圖

垂象說

觀象賦

九重天圖

九天說符

三垣二十八宿圖

紫微圖

北辰不動處

北辰辨

中宮宿論

太微垣摠叙

大微垣圖

象緯考

論帝座

天市垣摠論

天市垣圖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

赤黃二道考

○第九十六卷

天之三

二十八宿方位度數圖

度數說



天度類考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圖

星度增損說

赤黃二道辨

斗綱所指月建圖

斗綱說

七政摠叙

明魄朔望說

日月晦朔構精圖

構精說

論交朔

日月九行薄食論

日食說

日月交會圖

五星經天論

五星合聚論

四星合聚論

三星合聚論

二星合聚論

天文摠論

刻漏摠論

五行摠論

五運相勝相生

上古曆元圖

諸曆說

歷代曆

摠論諸曆

歷氏曆文

曆象日月星辰

古今曆法

四仲中星正日論

歲差法

曆法摠論

○第九十七卷

天之四

曆上



續類纂 目錄  
○第九十八卷

天之五

曆中

○第九十九卷

天之六

曆下

○第一百卷

天之七

墨子天志

以上天文一則

歷代曆元

蒙古耶律楚材卜吉凶

以上曆二則

越裳氏重譯而朝周

孔子泣麟

終軍對

張敞奏

杜宗不奏白芝

以上祥瑞五則

孔子論禍福

周太子晉進諫

伯陽父論地震

亢倉子論水旱

臧文仲知宋興

士弱大正對

申封雨雹對

孔子在陳聞火

宋康王射天笞地

劉向條災異封事

其二

王嘉對

鮑宣上書

以上災異十三則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四  
 天類  
 天文  
 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  
 大象可運算而闕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  
 果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蓋之  
 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川  
 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表冬  
 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四

稗編

天類

天文

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  
 大象可運算而闕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  
 果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蓋之  
 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川  
 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表冬  
 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



夫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則似  
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為光者星若果自有光  
烏知月之不亦自有光乎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  
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  
日道太遠遠去不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  
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乎日如此日月星不受  
日光辨  
月本無光日耀乃光故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  
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  
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

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  
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  
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  
矣朱熹月受日光辨

尚書叢說有七政疑曰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者天象  
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  
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有日月東行天西轉而周髀  
家則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轉之說其論天轉如  
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





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  
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一夜天西旋一周天日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朔望遲速有準  
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去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  
其說爲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  
則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度之一繞  
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  
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  
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

公是正而公蓋詳之矣其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  
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  
日十三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七曜與天皆西轉  
則陰陽遲速爲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  
謂正矣然愚以古說較之其所可疑數有七而天左  
旋七政右逆則七政亦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  
西行則爲天所牽耳然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  
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  
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旣望則月在日  
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



八編類纂 卷之十四 三  
日在月前至望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爲逆  
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  
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此相會合以造就萬類者  
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行  
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盛陰否閉  
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而輔助元氣  
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  
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  
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爲  
退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先後卒歲一周天爲最速

次火次木惟上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  
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  
則嚮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最遲  
故一日只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  
天大約一十八日便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年然後  
周天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  
天且一日不及天一度星之陽不及遠甚而木十餘  
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日  
遠矣五也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段者有遲有  
速有順有逆也五政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



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百六十餘日而伏留而復退是行常五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進而西此皆以星附着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着天體附着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之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遠矣七也由是言

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於此不可無疑按許氏所疑凡七事大抵皆在於先儒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曆家右轉之說爲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劉安日行考大術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尙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減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洪邁論歲星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哉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引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謂是年歲星在亥自襄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行十宮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歲星午年在亥未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在巳丑年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年在子襄十八年丙午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午年木星在辰依史記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年丙辰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皆與左氏言歲星不同

熊朋

來論歲星

有所見

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大張四十度貞觀初突厥五日並照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朔有兩日並出而闔三日乃不見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漸長向東百餘丈二月乙巳有蒼白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馬乃消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



西方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丁丑  
有星如半月見西方開成二年二月有彗至三月遍  
指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  
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止衝人初以爲燒火也  
高丈餘乃殞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  
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  
濁霧下天下寃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  
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鄆間聲數百里野雉皆雊  
所墜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而乃滅咸通九  
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早空化爲雲而沒十

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  
乃殞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晦有星長二十  
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按自春秋至隋日  
月星之變學者多能記之而唐以來鮮有言者故略  
具一二浮屠氏書至唐始盛行於中國然實與春秋  
僖文同時雖夷夏殊方然蓋先秦古文也其叙二日  
兩月乃至暈壻珮玦彗孛飛流負珥虹蜺之類以爲  
同分罔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殆其  
惡緣所感而致不然則突厥之五日三月使誠不謬  
而中國人莫之見何也今星曆家言盡西必占彗星



極南必斗又以聲教所不暨占皆爲狗國此爲其國無人言之也若聰明有賢聖者出則其占不止如此故天竺能歷龜茲能樂皆與中國無異又安得專以狼星斗限之哉余益知山河兩戒分異之說爲非的矣

葉適論天象

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用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

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蓋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是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大牙然而欲以



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  
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  
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故曰地有是形  
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  
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  
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  
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  
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

蘇伯衡分野論

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  
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  
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  
震矣然而不盡然也

諸子雜論風雷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謬曆家言晷漏者自  
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  
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侯景以至驗于儀象考  
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  
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聞二事尤微一者下漏  
家常患冬月水溢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  
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



速天運已暮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一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爲體循之則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妥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杪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始終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筭者有所未知也

沈括晷漏

熙寧七年七月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儀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劇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日



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  
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  
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  
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  
星焉當度之盡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繫  
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  
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  
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  
有璣衡以自驗迹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曆作爲曆  
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

數至唐僧一行改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實故其  
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  
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  
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爲銅  
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  
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  
二分爲一度而惠星辰稠穢張衡敗用四方而復推  
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  
而具黃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橢而黃赤  
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



有雙規規正距于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特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直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是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日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日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

游簡可以升降游轉別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銅渾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姑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規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



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侯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比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論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其極輒

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侯之日未嘗不出于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侯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於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六千星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月之所及者裁以爲法不足爲法者宜



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絃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  
于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絃不與地際相當  
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  
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  
所謂實者此數卽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  
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  
謂也今臺之下高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  
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  
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  
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審而臺之高下非所當

卹也其三日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  
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  
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  
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  
然後復會今月道旣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  
每日差池今必俟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  
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  
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  
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  
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日迫下端之東以窺上  
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  
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日游動無因知其正  
中今以鈞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  
窺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  
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衡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  
乃去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  
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嘗  
游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今攢舊法  
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游于樞中也臣考

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  
有餘則祖衡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樞徑七度使  
人目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周常見不隱天  
體方正其六令攢○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絃然絃  
平正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開則日徑度而道促卯  
酉之際則日進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  
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攢天中單  
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  
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  
窺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



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  
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于窺測之時先以距  
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  
黃道與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今瓚之術其法本於  
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縹而頗為簡易李淳風  
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  
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  
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游儀抵所舍宿度求  
之而月行則以月曆每日去極度筭率之不可謂之  
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

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其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  
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  
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徒  
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  
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  
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  
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為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  
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  
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  
椎重撲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



古之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率。自當默與天合。又言渾儀製器，渾儀之為器，其屬有二：相因為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

象，以法天之運行。常與天隨，其在內璣衡璣以察緯，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匿見者，體為之用，察黃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為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者，璣衡為之用。體之為器，為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經，經之規二，竝峙正抵子午。若車輪之植，二規相距四寸，爽規為齒，以別去極之度。北極出紘之上，三十有四度，十分度之八。彊南極下紘亦如之。對衡二釭，聯二規以為一釭。中容樞，二曰緯，緯之規一，與經交於二極之中。若車輪之倚，南北距極皆九十一度。彊夾規為齒，以別周天之度。三曰紘，紘之規一，上際



當經之半若車輪之什以考地際周賦十二辰以定  
八方紘之下有跌從一衡一刻溝受水以爲平中溝  
爲地以受注水四末建跌爲升龍四以負紘凡渾儀  
之屬皆屬焉龍吭爲綱維之四捷以爲固象以爲器  
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竝峙相距  
如經之度夾規爲齒對銜二缸缸中容樞皆如經之  
率設之亦如經其異者經膠而璣可旋二曰赤道赤  
道之規一刻璣十分寸之三以銜赤道赤道設之如  
緯其異者緯膠於經而赤道銜於璣有時而移度穿  
一竅以移歲差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刻赤道十分

寸之二以銜黃道其南出赤道之北際二十有四度  
其北入赤道赤如之交於奎角度穿一竅以銅編屬  
於赤道歲差盈度則并赤道徙而西黃赤道夾規爲  
齒以別均迺之度璣衡之爲器爲圓規一曰璣對峙  
相距如象璣之度夾規爲齒皆如象璣其異者象璣  
對銜二缸而璣對銜二樞貫于象璣天經之缸中三  
物相重而不相膠爲間十分寸之三無使相切所以  
利旋也爲橫簫二兩端夾樞屬于璣其中挾衡爲橫  
一棲於橫簫之間中衡爲韉以貫橫簫兩末入于璣  
之罅而可旋璣可以左右以察四方之祥衡可以低



昂以察上下之祥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  
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  
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  
所閏之月必當於下年所當恰好置閏之月置所謂  
即月之有節豈有預借先閏之理攷於授時曆紀年  
氣無中氣者置閏之次可見何嘗有預借下年之日先於上年置  
閏之例哉沈括三儀說

曆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  
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

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  
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  
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  
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  
太玄也唐太術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  
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  
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斯夜半乃是癸  
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  
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七  
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



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  
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  
紀討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  
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  
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  
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  
出此二家之術也

葉子奇曆元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算定於容成夫上稽天象下  
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於  
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  
者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  
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  
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  
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  
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  
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  
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  
分者爲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  
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



八經類纂 卷九十四  
度則言日度者為不一考索曆法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

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曆也武帝元豐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

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

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

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

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為積算之紀綱故太初元

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范曄以四千五百六十為元與古不同太初併閏歲之月

總計之也三紀大備之意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

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武帝

帝太始中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

年晉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邕

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

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自三皇五

帝至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紀之數推之

亦已多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年為開闢之始張賓

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為積算豈開闢之上復有

開闢耶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詡等議建曆之本

必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也。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年為曆始。高祖以戊寅歲甲月登極。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五代晉高祖時，馬重績作調元曆，不復推占上元止，以唐天寶十四載為元行之輒差，遂復用唐末崇元曆。揆此二事，則推曆起元止，據目前攷驗無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洪濛，則其術近乎迂也。必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以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淺不迂矣。四分曆仲孝文帝後

元三年 統之元起 曆元不同

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攷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年也。鎮星二十八星，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之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八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起於牽牛之初乎

牽牛星紀  
之次也

七政之運行

史記曆書載武帝改太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夫闕逢者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也故史記曆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爲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爲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爲甲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詡等建議以爲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

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攷之通鑑編年高祖卽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三年之庚辰武帝太初元年以丁丑與宗詡之議脗合而劉孝孫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曆元用丁丑卽以太初元年爲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逢攝提格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時以太古甲寅歲爲起曆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



猶言以七年爲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  
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  
非元封七年卽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曆術甲子篇以  
古初甲寅爲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  
起曆之數此其起曆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  
號依古初之意卽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  
之下者非也太史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  
年號而先書于曆術年名之下哉太初曆元不同  
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  
當漢高皇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陰在執除

文帝後元三年庚辰年也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  
積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此章帝四分曆元  
自文帝後元三年始也夫後元三年正太初元年凡  
五十八歲而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已至于再  
豈一甲子周則復得此數耶賈逵議曰七十二歲復  
十一月合朔冬至或爲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賈逵議見  
東漢志今考之范志曰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夫十九  
年得一章四章爲蔀合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  
爲六甲之首也冬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爲蔀  
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爲有五十



八、年有七十一年有七十六年有八十年之異耶按  
班志曰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至於元封七  
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注曰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  
爲宿觀此言則仲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  
寅年也非武帝元封七年也冬至

大抵季月中星與仲月中星多合蓋其歲差使然爾  
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大明曆是也  
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翻曆是也有以百  
八十二年差一度者梁祖冲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八

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虞喜謂五  
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  
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爲密率歲差

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攷古今曆法言其進退之行  
知四分曆疎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

五分爲斗分而造乾象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

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易立數名爲乾象曆又制日  
行月行黃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建安中鄭  
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  
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曆也宋何承天



日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誤劉歆三  
統又疎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  
其說采爲太元班固  
謂之最密著于漢志

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議曆數改革韓翊以爲乾象  
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  
三爲統法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陳羣奏翊首建恐  
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  
議劉洪以曆後天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  
起己丑實精密可長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  
下分所錯無幾岳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  
近翊術自踈又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

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曆欲以  
大呂之月爲歲首建子之月爲曆初遂以建丑之月

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

晉書曰古曆斗分彊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綱不可通於古  
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  
不及其次唐一行曰韓翊楊偉更造新術而皆依識  
緯三百歲改憲之文攷經之合朔多中校傳之南至  
則否說齋曰翊制於前偉繼於後咸遵劉洪之議未  
及洪之深妙蓋二曆皆寫于模毋終不過洪之術也

蜀仍漢四分曆吳王蕃以劉洪術制儀象及論故吳

用乾象曆此魏黃初景初曆也

斗分不同  
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爲朔也定朔  
者或二小或三大當以日月會之日爲朔多主定朔  
朔爲朝會之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饌之文氣有



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以定朔且冬至以為將來之  
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  
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  
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初二日也穀梁傳云不  
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即三十也夫日與月會則多食日食  
于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  
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厠之小數而  
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  
經于夫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  
皆非矣不書朔見隱三年二月莊十八年三月僖十  
二年三月又僖十五年五月又襄十五年八

月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其食俱在朔日則是春  
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劄  
之言亦曰躔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柯離何患乎  
頻小也作曆當以傳仁均定朔之說為正王孝通拘於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說其誤甚矣傳仁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  
月八月朔日月相蝕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  
合雖定而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  
通劉孝孫王傳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  
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  
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



八編卷之四  
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  
曆法之不正必曰日不食朔月不食望作曆法必以  
定朔為正而已王孝通所謂部元紀首三端與定朔  
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益進退之也無以傳仁均  
推日食不驗而遽更成法也平朔不同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再  
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也斗  
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曆譜亦  
以為辰在申而司曆以為在戌史書以為建亥周十

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斐乃  
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朔而  
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為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  
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岌  
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  
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  
以求合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  
杜預所甚謬也然則左氏杜預所謂再失閏者皆非  
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  
月或退在三月者間亦有之已上三閏皆  
是三年一閏 釋春秋



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螽仲尼以爲火伏而後  
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  
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爲十月也故有  
螽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司曆誤以  
七月爲十月也張晏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  
誤以八月爲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爲十月  
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爲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  
七月誤爲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  
之言曰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  
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

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  
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  
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螽蟲未畢伏以九月爲  
十月明矣以九月爲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  
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踈  
其謂是歆張晏誤以襄公二十七年再失閏之事而釋此也一行議曆亦云以九月爲十月  
魯自文公不知朔至哀公凡百餘年莫能正曆其爲  
失閏多矣故春秋日食甲乙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  
曆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曆術此諸家最踈也杜預  
推春秋之傳詳且審矣然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



則七十餘月一行又何復以此譏杜預之謬失春秋  
假日月以定曆數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  
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後人推究何以紛紛  
而無定論也後三正論亦以流火為正釋火流

杜預以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  
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自儀度日月之  
經令二經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  
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  
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觀則交而  
不食此則隨地變必復帶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  
而驗之也

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

咎矣唐一行日蝕議

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  
數不同蓋日未出前二刻半而天已明即屬乎晝日  
已入後二刻半而天未瞑亦屬乎晝故晝刻常多於  
日出入刻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  
言所以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授時  
曆日出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  
五十刻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  
在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



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  
書。夜。刻。數。

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為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  
晝夜長短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為善在五代則欽天為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為日法四分則用部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術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為十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術又以七百七十九為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損增又如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為一法度為一法至大術又合日度為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十分至大術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太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



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術以四十九分爲算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爲數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紀四百四十五爲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漢之曆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爲算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也

諸曆總論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五

圖書編

天文類

天道

北極居天之北樞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星左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故文昌北斗內階天厨皆爲附垣之星觀北極者以樞星爲正北面而數故左樞至上丞七星謂之東藩右樞至少丞八星謂之西藩凡附東藩皆爲在東之星附西藩皆爲在西之星樞之下連後宮以前皆爲在南之星樞之上直四輔



以後皆爲在北之星此紫宮東南西北之分也  
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見也然繞旋亦  
有七十二度謂之下規并度老人近于南極之傍故  
謂之南極老人俗以老人爲南極誤矣天一晝夜繞  
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如傘之扛然  
世徒知樞星之不動而不知南極七十二度之中必  
有爲之紐者

二十八宿共向紫宮其東西却以地之東西論蓋南  
面而數居前爲右爲西居後爲左爲東順二十八宿  
之次第與紫宮不同上而接于紫垣者皆爲在北之  
星下而接于南極者皆爲在南之星此列舍東西南  
北之所分也

赤道之經除北極三十六度南極三十六度共七十  
二度外分天之中得一百單九度半強蓋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有奇其在地下與上覆均得一百八十二  
度半除南北之外所以得一百單九度半強復于一  
百單九度半強之中對截其半在五十四度有奇之  
內爲天之中道此赤道所以橫亘于列宿上下之交  
也

黃道之經卽日之行而名之黃者中也黃道交于赤



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迤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冬至黃道相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黃道移而迤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夏至黃道亦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長而夜短月行九道循黃道左右其最遠者相去黃道六度耳九道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由黃道左右而出入故九道五星之行亦循黃道去黃道則爲變古者冬至日在牽牛春分赤道交于奎秋分交于角交于奎者進而北至于東井爲黃道之極復轉而南矣交于角者退而南至于牽牛亦爲黃道之極又復轉而北矣奈天差而東日差而西故太陽三十八年退差一度于今東至日在箕則春分赤道交暨夏至日在參則秋分赤道交翼非黃道之異蓋由日行歲差而然也古歷簡易未立歲差之法至度劉焯始明八十三年日行退差一度而古今中星之不同皆可推矣



三垣二十八宿圖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  
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凡星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四寸  
四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七十萬  
二千一百一十三里

凡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闕在下而上曰陵在上而下  
曰乘周匝曰統東西曰鉤南北曰紀相去七寸以內  
曰犯守之而又曰復曰還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十日以不犯限多少月日  
曰守

### 觀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肆覽乎中極一人爲首四輔爲翼  
鈎陳分司內坐齊飭華蓋于是乎臨映大帝于是乎  
游息尚書恣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貽彤  
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陽周給乎其隅大理詳  
讞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  
煥矣其功茂哉環侍衛以曲列儼闔闔而洞開北斗  
標連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  
將相而枕三台闢天牀于王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  
理乎璇璣執權衡而是與天捨天楛以相指內厨內



階而分據、雙三夾斗而變諧、兩乙宿門而助佐、再乃  
天牢崇固、設禁暴之隄防、大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  
大陽陪相以班迹、玄戈軼杓而曜芒、勢微微而寫映、  
明翼翼以流光、薦秋成于八穀、務春采以扶筐、天厨  
敞兮、供百牢、傳舍開兮、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縟、蓋人  
事之儀、獨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宮建都而炳燭、紫既  
已歷乎中宮、迺旋睥而自東、睹角亢于南道、詢分野  
于榮中、開天門之燿燦、立疏廟之崇隆、何大角之皎  
皎、夾攝提之融融、是携紀于變節、是正綱于大同、次  
則梗河預備、招搖候敵、况舟亢池、飛觸帝度、周鼎繁

征天田豐藉披三條之平道、冥萬國于天門、置平星  
以決虞、列騎官而衛關、陽門守于邊險、折威防于將  
奔、頓頑司于五聽、車騎參于八屯、望南門之峻闕、覲  
庫樓之威府、偃蹇列于四衛、的矚分于五柱、或藏兵  
而蓄銳、或重扃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屬氏心以及  
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理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大  
火赫矣、天王鈞鈴、儼于鳳闕、積卒穆于龍驤、天輻備  
于輿輦、鍵閉守于關梁、騎陣驚將軍之位、從官主巫  
醫之職、罰作贖形、日為陽德、二咸防非、而體政七公、  
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雷滋乎其北、彼



貫索之爲狀實幽罔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踞北燕  
而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以延慈龜曳甲而波  
泳魚廻鱗而水嬉天江爲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闕之  
祠糠爲簸揚之物杵資舂臼之用天鑰司其開閉丈  
人時其播種狗以吠守奸回匪縱却踰女床前臨天  
紀耀棘庭之金印燦椒房之玉齒東房七宿中有崇垣厥  
名天市車賜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帝座頽  
而獨尊侯臣熙而燮理宗星汎疎而遠集宦者刑餘  
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時帛度立  
象以量用斗斛裁形而取擬垣天市迺若眺北宮之玄

武泊南斗與牽牛賦象擬犧廟之類司垣蒞淮江之  
州建星合曜于黃道天淵委輸于南海狗國分疆于  
北幽雞揚音而顧侶驚漾影以來游天田連于北坎  
羅偃迫于天桴是司溝洫是司田疇遠引盼于漢陽  
乃悠窺于織女張寶疏囿操絲弄杼輦道清塵而俟  
駕漸臺飛灰而侯呂規須女之繪室奄開邦于會稽  
雌珠耀玲于藏府瓠瓜薦果于宸闈離瑜佩瓊而祛  
照貶瓜委蔓以分畦其外則鄭越開國燕趙連境韓  
魏接壤齊晉藩屏周楚列曜晉代分炳天津橫漢以  
攜光美仲臨洋而汎影旣編梁而虹構亦裁輪而電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市



警天弁寫映于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噴，雨旗夾道以  
飛浮，列女乘危于齊濟，職悲哀于宋廣，墳墓寓狀以  
狐出，司危與司非，疊耀伺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窈  
妙，人掌詔以優游，儼爲人之質，狀鈎主震而屈曲，宛  
如鈎而取象，車府息雷輟之音，造父曳鸞鳳之響，哭  
泣吞聲以相召，敗曰察災以播暉，天壘守夷而駢照，  
司命與司祿聯彩，杵軍給以標正，曰年豐而示仰，土  
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閔寂以幽閔，  
蓋屋喧轟而燕賞，天錢納費以山積，天綱憇輿而野  
饗，北落置侯兵之門，八魁建張禽之納，瞻廣府于室

璧，諒有衛之封畿，布離官之皎皎，散雲雨之霏霏，霹  
靂交震，雷電橫飛，壘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折  
輝，土功司築而開務，天廐分馭而起機，騰蛇蜿蜒而成  
質，水虫總而攸歸，動則飛趨于雲外，正則盤索于漢  
派，北方七宿睹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養馴獸于園  
囿，類封豕于郊，瀆左更處東而掌慮，右更居西而司  
牧，立困蒼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司空生土以知祥，  
鈇鉞營務而蕃蓄，軍南門列轅而出衆，天將軍揚旂  
而示逐，惟王良之策馬，知車騎之滿野，家居河而路  
寒，策載鞭而電瀉，閣道貯游而據中，附路備關而居



下循胃婁及昴畢直趙地之郊衢昂髦頭而肅引畢  
罕車以迅驅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  
高望氣天讒備巫卷古安其寂默附耳聆其誦諛天  
船泛影乎清瀨大陵分光于碧虛貯積水而窺害包  
積尸于壘靄礪石資夫銛刃月宿歸夫太陰天街畫  
于戎野天阿察于山林天節宣威于卯域天陰進謀  
于腹心天庠積粟而標稔天廩備稷以祈歆天園曲  
刈今儲芳天苑圓開今畜禽芻藁遵納秸之軌殊口  
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榮而淺深天  
關嚴扃于畢野諸王列藩于漢濤何五車之均明而

三柱之昭煥納五兵而藏府圖九貢之邦貫天橫利  
涉以淪漣咸池浮津以渺漫闢岷峨之列壤睇觜參  
之耀形示斬艾以明伐沐褒旅而獲寧參旂懾于邊  
寇王井通于水經坐旗肅穆而昭禮司怪幽求以發  
冥屏嫌于客厠咎于圍亦有天屎緇黃效靈西房于  
七宿于  
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色質明祠而變生錢  
淬水而刑反四瀆斷江淮之侯兩河占胡越之急水  
位瀉流而迅奔天鎗奠羞而回集軍市通貨而圓綴  
五侯疑議而衡立積水醞鸞酌之方積薪貯牲庖之  
給野雞候兵而據市天狗吠狼而映漣闕丘據乎兩



觀水府司乎百川，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以亘天。老  
人祚主以秋照，丈人通神而夜懸。子扶尊而渺邈，孫  
胤緒以綿延。維天杜之著矣，實句龍之在焉。賦柳星  
而及張，識周禮之緩啓。儼昧頓以分噤，奉繡裳而賜  
醴。觀夫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之靄靄，列  
后妃之濟濟。恍台階之六符，瑞泰平而聯燁。酒旗集  
燕以承歡，內屏繩愆而執禮。燿合烽而謀寇，實防邊  
而有侯。長垣崇司城之備，少微尊處士之懿。外厨調  
別膳之滋，天相居大丞之位。天紀錄禽而獸齒，天廟  
嚴伺而流粹。天稷播五稼之勤，東甌表三夷之類。爰

同翼軫厥土，維荆驅風驛之千乘。秦雲門之六英，長  
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青丘陰于韓貊，器府總  
于琴笙。軍門坐夾于軍閫，司空掌土以司平。南方七宿矚  
鶉火之崢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弘厥，類乾坤  
之閣闢。四座皆一帝之臣，九卿踵三公之迹。陪以儲  
二，參以幸臣。從官肅侍，謁者通賓。即將立戟于丹陛，  
即位含香于紫宸。議淵謀于五位，驚嚴衛于常陳。仍  
寄屏于持法，控端門之內闈。明堂演化，靈臺候神。虎  
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大微垣胡天漢之昭回，自  
東宸而綿絡。北貫箕而照斗，南經說而纏籥。合乘津



而泛瓠分標杵而浮閣歷五潢而浩漾淪七星而回  
薄天漢維木宿之含精羗歲星之毓麗雖羸縮所察禍  
福攸係然夫得之者隆失之者替祚明君而耀朗罰  
昏主而光翳下為靈社上儀人帝如妖胎而毀卵且  
戢仁而施惠回鷺愆期前期舛契奮捨培而示愿時  
垣讒而表戾星歲粵若熒惑火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  
必伺災而告誠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清若崇  
奢而曠禮則下乘而上征居惟釁發合與憂并浮天  
慘而聳劍列蚩尤而耀旌司尾見而失國昭明出而  
起兵熒惑伊土位之播靈有鎮星之耀質尋所履為休

慶視所居為禎吉廣邦徼而斯留祐軒宮而載出若  
虧信而賊義則行愆而度失或含丹而舉兵或擒玄  
而構疾旬始發而災起獄漢明而主黠星填彼金方之  
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于屏翳實建象于將軍  
如用兵之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于深戰順著  
指于寵勳苟恩徽之不溥則禍變之司分或飛芒而  
食月或變彗以橫氛六賊陳災而結禍天狗殺將而  
破軍太白諂大陰之粹靈粵辰星之攸欽乘四仲而晦  
顯歷一周而視履為用罰之淵模為出師之合軌察  
出劍而相去候征旗之所指非其出而憂寒錯其宜



而將死若淫刑而縱慾則委字而滾矢白其角而延  
哀黑其規而應水辰星若夫究經緯之終始考幽秘之  
機符昭晰兮爲人主之明銳杳藹兮實真臚之秘樞  
同聲聞而響集亦形移而影趨若岩穴之旌處士如  
谷風之應騶虞者也爾乃返寒暑而弗愆中昏旦而  
無越畢路雲滋箕纏似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景瑞  
堯而麗月雖盼嚮之難尋信英靈之未歇喜大舜之  
登禪耀黃帝而摩鋒壯高祖之叙歷感五緯之相從  
殷旭縱眺識曹公之潛迹季郤流目知漢使之幽縱  
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悲乎星隕

如雨而周替彗長竟天而秦滅虵墮楚而九域吁嗟  
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發妖見漢帝圍而參  
暈結周楚死而南衡晉齊殃而北列自大辰而及漢  
彰宋焚而衛焚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姜絕諒吉  
凶之有以匪災譴之虛設實罔念以作狂在恭已而  
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選設其官職司其  
吉唐則義和典察夏則昆吾衍與或著殷巫之美或  
登周史之號宋述子韋鄭稱稗竈唐昧將尹臯宣範  
甘德與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有恭上聞變而無  
傲此希微之妙術豈蒙昧之專好有少微之養寂無



進賢之見譽、參府器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扎附耳之未達、方卷舌以安居、且瑾扉而絕駟、豈臨淵而羨魚、望天門而屏蹠、安知公卿之所如、

史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乙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棊、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河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卿、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圍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倍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  
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  
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  
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  
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  
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以合時應其文圖藉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  
異說而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  
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義  
和有夏昆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于宋子韋鄭則

禪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趙魏石申夫天運三十  
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變而一紀三紀  
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  
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  
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  
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  
百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  
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  
于攻取兵革更起地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  
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



國相王言從衡繼踵而臯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乘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白占于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危虛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出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洛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

言天文有  
運而核

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白主中國而胡俗數侵掠獨占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幸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疆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起三十年之間兵相貽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八經類纂 卷九十五  
晦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芾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芾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者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及逆行嘗盛大而變也日月薄蝕行南北

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狹有常水火金木鎮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乎凡天變過度乃古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時  
變觀此也此其有垣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  
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  
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陰明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  
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  
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修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  
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旣  
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  
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于世其流如泉

火三月而收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  
歲一週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週天土  
亦名填瀆如鎮以填靜爲體瀆如田以填塞爲用也  
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  
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  
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  
而合與日者一百四十五三日天市明堂位也日太  
微朝廷位也日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  
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  
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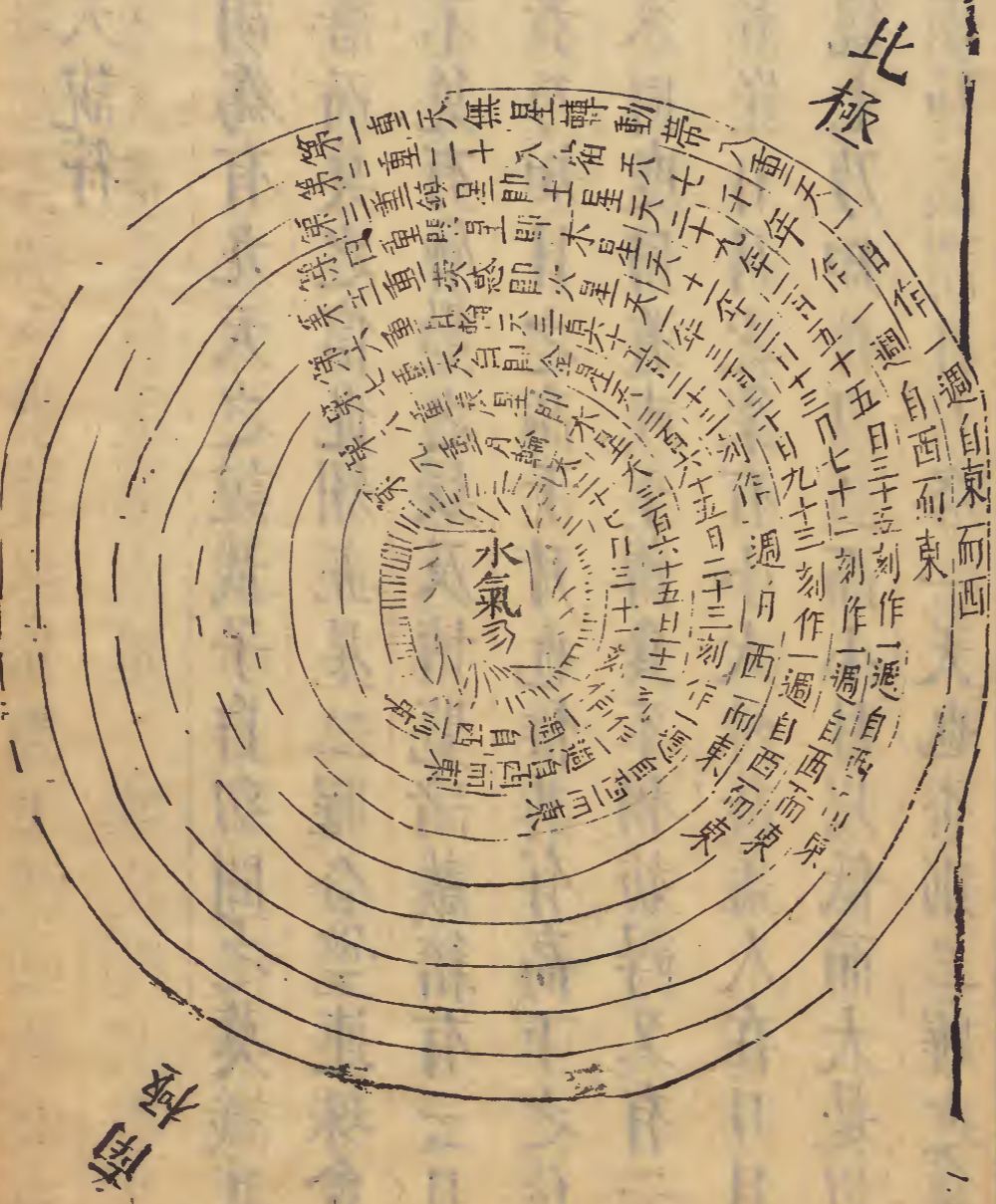
八綱類纂 卷九十五  
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玄武朱雀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日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鈞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生后妃叙御于所主箕成帚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

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泉水主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



故營國制城畫堦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祀祠事  
 柳主草木又為天厨主饗燕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  
 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  
 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  
 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錯環月亦然兩環  
 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  
 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處即字也故謂之月字字六  
 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于閏二十八而炁行  
 一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  
 餘并七政為十一也

# 九重天圖





九天說符

天一也胡爲有九天之說哉子自幼聞之莫識其指意其荒唐而莫之信也矧五星二曜合璧連珠會歸一處亦不免有層疊之疑及博覽諸載籍有云日上而月下者乃知日之高于月也惟其有高下之位故晝夜往來同度同道或至薄食不相妨碍又有云日小於月者豈日月之象有小大殊哉蓋人在日月之下自下觀上乃知日以高而小月以低而大是以高下分作兩層故謂日月各一天也否則二曜之象亦

甚短矣設非高下各途則當其同度同道寧無窒塞之虞哉前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爲九瓣天在最上一瓣次三垣二十八宿所繫次填星次歲星次熒惑次日輪次太白次辰星次月由上而下各分作一瓣而雨風露雷山川海嶽人與庶物皆在最下一瓣且云五星二曜其象小大各異辰星在第七瓣其象之大于月者且數倍焉特自人視之辰星爲最微也初亦不解其義近接瞿大素謂曾游廣南觀一僧自稱胡洛巴人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觀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













紫微宮 爾雅北辰謂之大辰 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

史記中宮天極星 春秋元命包云宮宣也宣氣立精為神垣又春秋文曜鉤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含元出氣流精生色

楊泉物理論北極天之中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

前漢律曆志大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皇極統三德五事于中



隋至北極爲天拉轂二十八宿爲天轅輻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者謂之上規史記索隱曰紫北也宮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北辰辨

帝座惟在紫微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膺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鉅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膺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中宮宿論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



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  
黃帝之子孫司倮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  
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螾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  
奮翼于前靈龜圈脊于後軒轅黃龍于中則是軒轅  
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  
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  
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而在張宿之分  
野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市垣之星今所  
謂中央五時分爲土德寄王鶉火亦猶是也張衡  
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  
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  
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裔分爲抱珥此十  
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  
以成與

太微垣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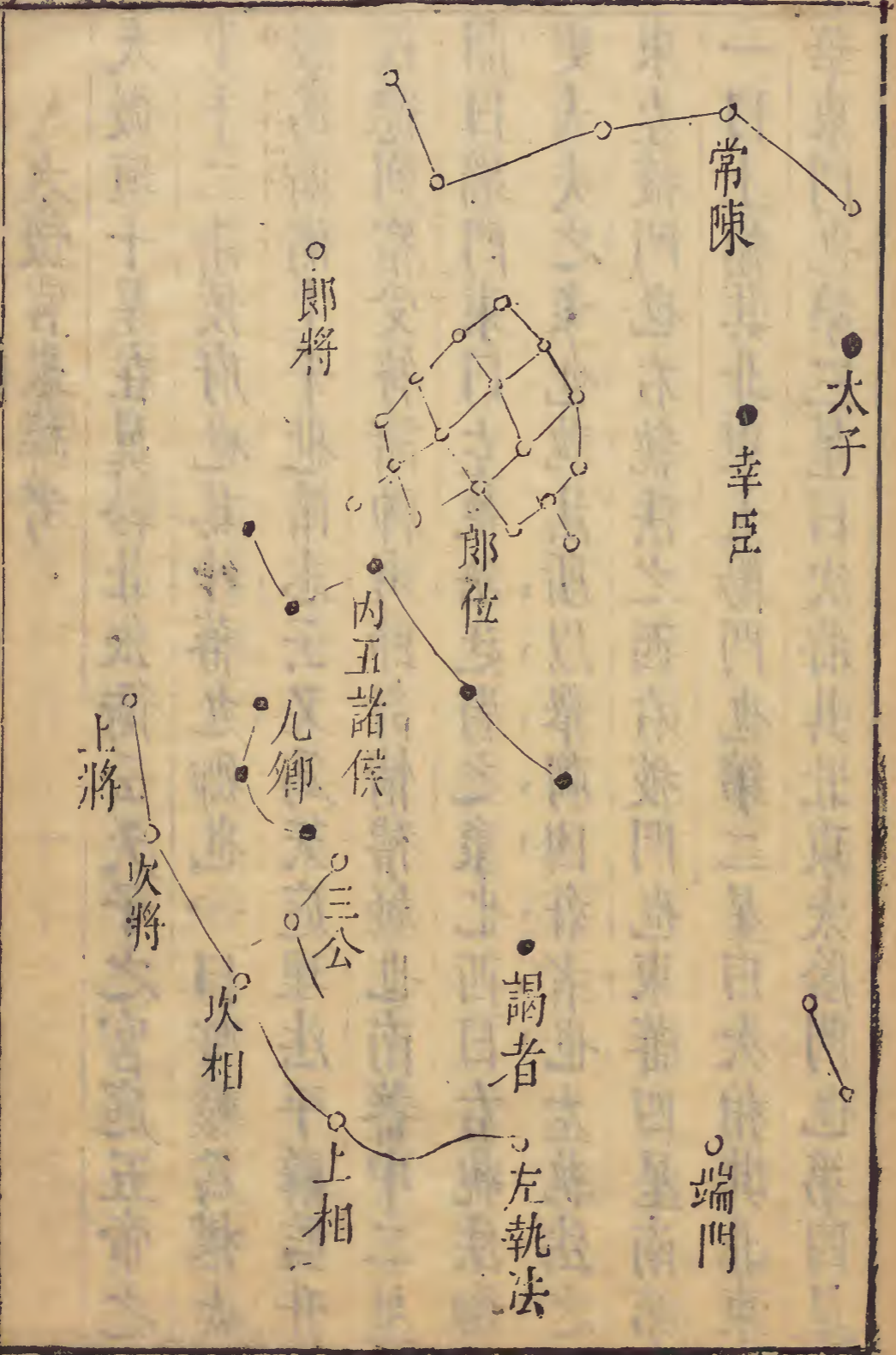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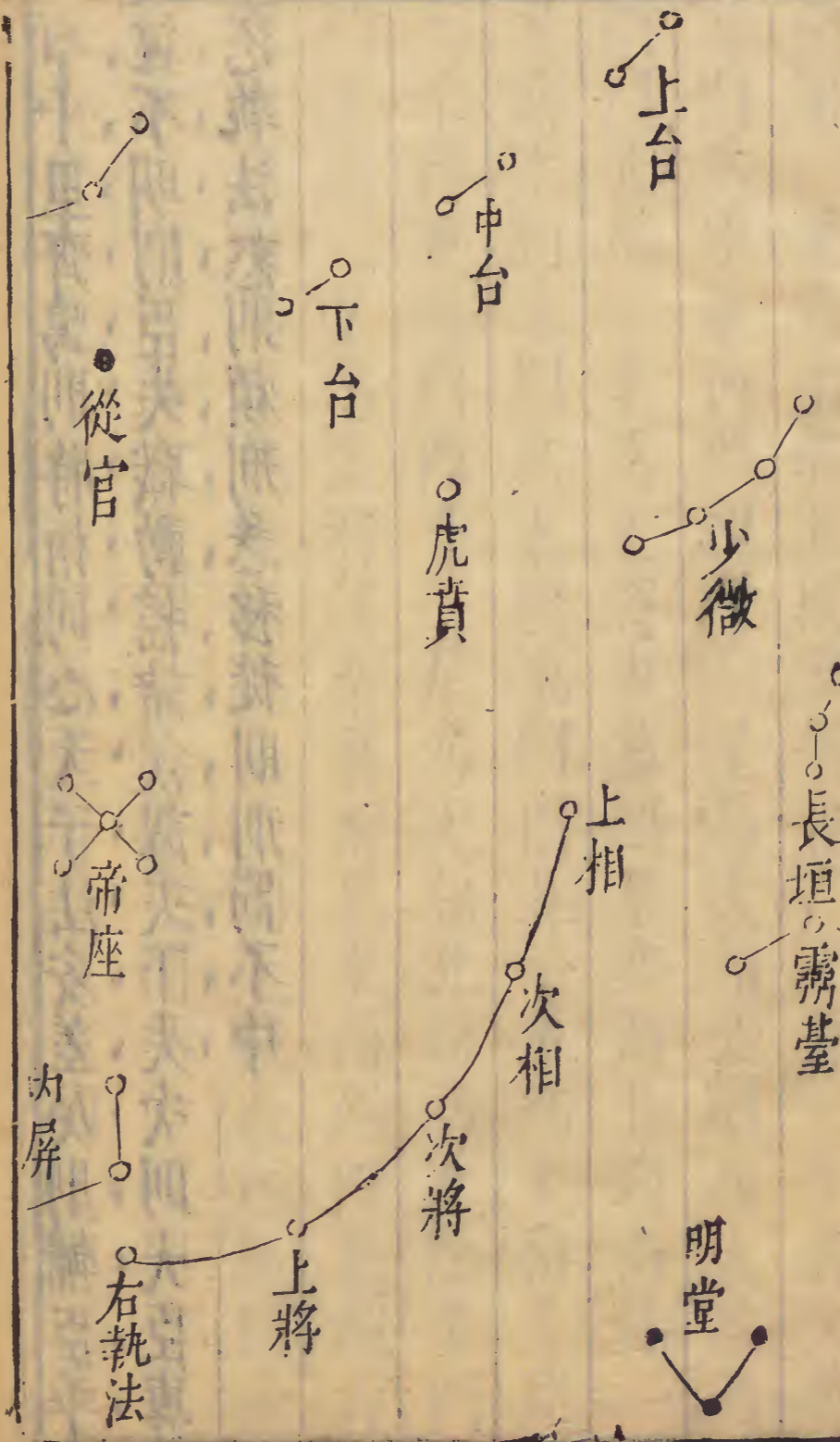
太微宮垣十五星在翼軫之北天子之庭上帝之所  
沿一曰天庭一曰保舍五帝之座諸侯之府其外蕃  
九卿也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者主之器也太微天  
子常治理法命功授德列宿之所受符諸神之所考  
節舒情稽疑順時施化以應天下之所也巫咸曰太



微上官也黃帝占曰太微東西蕃各四星南北列蕃  
 南第一星為上將北間為陽西門門北一星為次將  
 北門為中華西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太陰西  
 門門北端一星為上將東蕃四星亦南北列南端一  
 星為上相北間為太陰東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  
 為中門華東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太陰東門  
 門北端一星為上將其南蕃兩星東西列四星為右  
 執法東西為左執法兩執法去間太微大庭端門也  
 右執法西間為右掖門左執法東間為左掖門右執  
 法御史大夫之相左執法廷尉之象主刺姦去惡之  
 事十里齊鳴則將相同心天子法安差戾則輔臣乖  
 違不明則臣失職動搖諸侯謀天下失次則大臣專  
 恣執法怒則煩刑急移徙則刑罰不中



# 太微垣之圖





太微宮象緯考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云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東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

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則成刑謁者一星在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賓客也不見外國不賓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



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  
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明潤則君  
臣有禮黃帝內座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  
子動得天度止得他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座  
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  
奪勢又曰太微五星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內  
坐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龍靈威仰之神也南方  
星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星白招矩之神也北方  
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五帝同明而光則天  
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同

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爲天子所誅也帝坐東井一星  
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  
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二之臣星明而潤則太子賢  
不然則否金火守入太子不廢則爲篡逆之事從官  
一星在太子西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  
即將一星在即位西北所以爲武衛張衡云今左右  
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當也虎賁一星在  
太微西蕃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靜室髦頭之騎  
官也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  
星如畢狀在即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設強毅



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強微武兵弱即位十  
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鳥即位也  
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議郎三署郎  
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小相均  
光潤有常吉天原發微云文武竝用長久之道在朝  
爲郎官其星十五野爲郎將止于一天之示人深矣  
隋志即位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  
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明堂  
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官明吉暗凶明  
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侯災變也占與

可怪同少微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  
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星天杜三公  
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  
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爲司中  
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  
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  
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土星爲諸侯三  
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  
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  
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



和法令平不齊為乖度金火守入兵起葺宇尤甚也  
帝座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五帝內座又列  
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觀乎紫宮故  
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熛  
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  
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分方主事  
以輔天皇者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北極紫宮  
中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宮  
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宮祀五帝也

天市垣總叙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一曰天府一曰長城  
天子之市也主權衡主聚眾一曰天旗庭天子之旗  
熾也主斬戮之事又曰天市也者都市也天下之所  
會也石氏曰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方邊國門右一  
星次宋次衛次燕次東海次徐次吳越次齊次中出  
次九河次趙次魏門左一星次韓次楚次梁次巴次  
蜀次秦次周次鄭次晉次河間河中其星芒角動搖  
光色異常即為其國有不臣有叛謀小失色其國弱  
黃帝古曰天市垣星欲明光潤澤則吉其星不明若







赤道黃道星道增損

星 赤七度 黃六度太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太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牛 赤七度 黃七度太	心 赤六度 黃四度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
張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昴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少	女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少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鬼 赤三度 黃二度太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少	奎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半	虛 赤九度半少強 黃十度	箕 赤十一度 黃十度少	氏 赤十六度 黃十五度太
軫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婁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太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太	斗 赤二十五度 黃二十二度半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八編頁集  
天類  
三三



八編頁集  
天類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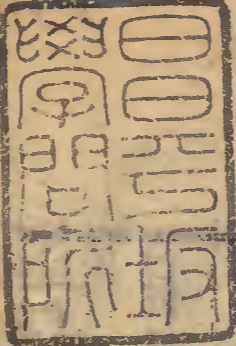


赤度天道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與鬼之度少蓋觜與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觜觶一度與鬼三度各減一度耳至于黃道之度則南斗之度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為二十四度井減二度為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為一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為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少黃志

一行之所紀者是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健與日月不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故專于氣節虞喜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為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大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羗岌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申辰之歲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



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  
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  
減并度之不一與黃赤道之不齊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 '地', '人', '道']*

*[The left page of the book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a vertical crease.]*



